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　宋　魏仲舉　編

序

送牛堪登第序

韓曰公時為四門博士堪為太學生見本篇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樊曰唐制取士之科有明經而明經之别有五經三經二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二傳為小經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

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荅時務策三道

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美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一有御字御一作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末思或有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

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於一作為）不為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樊曰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孫曰謂荆軻高漸離之屬）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孫曰利用之材也）鬱鬱適茲土吾

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一作出乎其性情者哉）然吾嘗聞（一作吾嘗所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孫曰古所云即上所云也○云一作謂）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樊曰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冡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樊曰史記荊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軻嗜酒日與屠狗飲于燕市酒酣以往歌於市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

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樊曰此序與送許郢州序同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孫曰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孫曰仁惠利也張晏注漢書云三族父母兄弟妻也如淳云父族母族妻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

祝曰城邑郡邑也　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孫曰鄉里之吏謂里胥之屬　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孫曰不宣謂不得自宣達也　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恒常也胡登切　水旱癘疫之不期孫曰不期不可期也　民之豐約懸於前前一作州縣　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孫曰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連帥即節度使之任也　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樊曰郢復在唐悉隸山南東道公送許郢州及此崔復州二序皆言及于公于

公名頔字允元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嚴曰上于襄陽書在貞元十八年則送許郢州崔復州序皆在此時也

愈以為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孫曰庸信用也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韓曰唐制取士有童子科公此序言之甚詳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

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

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一無之老二字一作斑白者半焉昬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孫曰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叅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毋歲八月自京師道陜南至虢東及洛師師一作陽北過

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反鄭（反一作及）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郡縣（郡縣一作羣吏一作郡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此句一無童子）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嚴曰論語云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益者歟曰非求益者欲速成者也）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樊曰貞元八年兵部侍郎陸贄

知貢舉公登第時童子升於禮部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行與處也樊曰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其曰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行與處也謂此○行一作出故有以贈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曰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

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孫曰揚子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吾取以為法焉一有浮屠師三字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一作有所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嚴曰文暢是時將往東南退之作序送之其後元和初北遊又作詩以送之所謂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即序貞元十九年事也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一作詩一作序韓曰柳集有送文暢師序無詩解其裝裝行橐也得所得叙詩累百

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告下一無之字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懿美也文物事為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一無當字日月星辰之所以行行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幽謂人暗也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

説為一作説而瀆告之也孫曰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告工毒切民之初生嚴曰此下一段與原道篇意同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藏葬也是故道莫大乎仁義大乎一作過於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正一作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孫曰册謂六經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一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

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脫一作免弱之肉彊之食補注言弱者之肉強者所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補注溫公通鑑曰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貶潮州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於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云云至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弱一作溺知而不以告之

者告之一作告人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一作詩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孫曰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為觀察支使韓曰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解見第一卷別知賦

余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孫曰詩价人維藩大宗維翰藩翰即謂藩鎮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孫曰貞元十二年八月以虢州刺史崔衍為宣歙觀察使衍辟羣博為從事樊曰羣博公同年進士

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於下一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孫曰論語季氏富於周公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嚴曰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侍一作待一無言字）其來而鎮茲土也（一無而字鎮一作領）有問湖南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

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孫曰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趙本云謁湖南之賓容於幕下及文使之來也聞其言而信其行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乙一無於是知己下二十四字則向所謂羣與博者向下一有之字於吾何先後焉一無於字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勸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

勸其歸者勸一作勸乃吾之心也一有非文則不能五字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繫一作繼

送何堅序

何與韓同姓為近集注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為列侯韓王安為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音以韓為何遂為何氏○與一作於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孫曰公時為四門博士堅為生生與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

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志不得願而歸一無志字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孫曰貞元十五年九月以國子司業陽城爲道州刺史〇一無賢字道於湖南爲屬州孫曰湖南觀察使所管潭衡郴連道永邵等州治潭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孫曰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湖南觀察使〇一無湖南又三字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比一作此服楊公之令楊一作陽吾聞鳥有鳳者常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頴川守是鳥也一無也字一作是鳳鳥也

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一有已字

送廖道士序

韓曰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掾江陵道衡山而作○廖力救切

五岳於中州衡山嚴曰衡南岳也桂嶺在衡之南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一作衡山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韓曰駛馬疾行也疎利切其最高而橫絶南北者嶺孫曰嶺謂五嶺郴之為

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盛一作感必蜿蟺扶輿祝曰逶虬龍騰驤以蜿蟺韓曰蜿蜒也蟺蚯蚓也嚴曰馬融笛賦綞宛蜿蟺王褒九懷云登羊車兮扶輿相如子虛賦云扶輿猗靡○蜿於元切又音宛蟺市衍切又音善磅礴鬱積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為一注磅礴猶混同也釋文旁字又作磅沈佺期西岳詩磅礴壓洪源孫曰蜿蟺扶輿磅礴鬱積皆氣積之皃○磅音旁礴音薄礴下一有而字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嚴曰白金銀也丹砂朱砂也石英本草有紫白二種又有四色

者鍾乳生石洞通中光瑩如鵞翎管者佳橘柚之包孫曰書厥包橘柚包果也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樊曰郴子厚送廖有方序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産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燿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忠信以質乎中而文乎外固鍾於陽德者耶子厚之序與公此作其意一也任子淵曰陳無已贈二蘇公詩云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柟櫨楓柞樟青金黄玉丹砂良獸皮鳥羽不足當異人間出駿四方無已之詩盖取此意也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沒溺於佛老之學學一作敎而不出耶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孫曰莊子云其容寂多藝而善遊

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一作迷惑沒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含秀才序

（樊曰含元和八年進士）

吾少時讀醉鄉記（樊曰王績字元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也）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孫曰籍有詠懷詩八十餘首）然後乃知彼雖

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一無發字若顏氏之操瓢與簞之下一有子字簞下一有食字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孫曰莊子云曾子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蘗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孫曰麴蘗之託昏冥之逃謂醉鄉也何下一有事字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孫曰不遇謂不得聖人而師之建中初天子嗣位樊曰大歷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嚴曰貞觀太宗時開元明皇時河南同官記云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

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栗奉職命才登良不敢私進在朝廷之臣一無朝字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詞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渾胡本切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一作是行姑與之飲酒

送孟琯秀才序

孫曰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撞賦孟琯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琯嶺南異

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歟。琯古滿切嚴曰孟琯元和五年進士嘗著嶺南異物志

今年秋嚴曰即永貞元年也時退之在陽山遇見孟氏敘己離貶所俟命於郴與琯相見也子琯於郴樊曰永貞元年公自陽山令移江陵法曹過郴州年甚少禮甚度一作度手其文一編甚鉅手其文注見下篇送陳秀才序退披其編以讀之作修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一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余益以奇之今将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将彊而授之彊其亮切下同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邪京

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孫曰定公十三年左氏齊高强曰三折肱為良醫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将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将强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階梯也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彤秀才序韓曰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韓曰說文纘繼也緩也祖管切非誇多而鬭

靡也靡麗也蓋學所以為道為于偽切下為理同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於楊湖南門下孫曰楊湖南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憑吾一作余頎然其長孫曰詩頎而長兮頎長兒○頎渠希切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補注筆墨閑錄曰公送孟氏子序云手其文一編甚鉅送陳秀才序云吾目其皃耳其言或疑其語予曰古文如此類者稍多手鈎以進出穀梁相如曰脚麟子雲曰腦沙幕髓余吾蓋用此以增其壯耳○吾一作余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

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孫曰時公為考官則何不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吾一作余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耶孫曰此二句司馬遷與任安書凡吾從事於斯也久孫曰斯謂湖南公時為陽山令屬湖南管內○吾一作余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塤秀才序塤許元切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一無為字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孫曰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其餘亦咸仕於諸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補注原謂原流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樊曰子方名无擇魏文侯時人莊子所謂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者也魏世家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者君皆師之則子方與子夏同時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嚴曰陳師道云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於子貢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弓也又曰子弓學於田子方子方學於端木生子貢退之則曰子

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二説不同未詳孰是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莊子有田子方一篇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孫曰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足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儒效篇云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其餘類多如此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樊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商瞿魯人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而公此序云馯臂子弓受易於商瞿從西漢儒林傳字也劉曰漢書云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疪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馯音寒臂即臂字洪胡肱切一本作有姓名耳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

瞿嚴曰瞿字子木魯人受易於孔子一有蓋字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祝曰宗宗本故余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祝曰道趨也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詞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一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祝曰欲之謂欲適也猶航斷港絕潢孫曰航行舟港水之別派潢積水池○港苦項切潢音黃以望至

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一無者字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又一作人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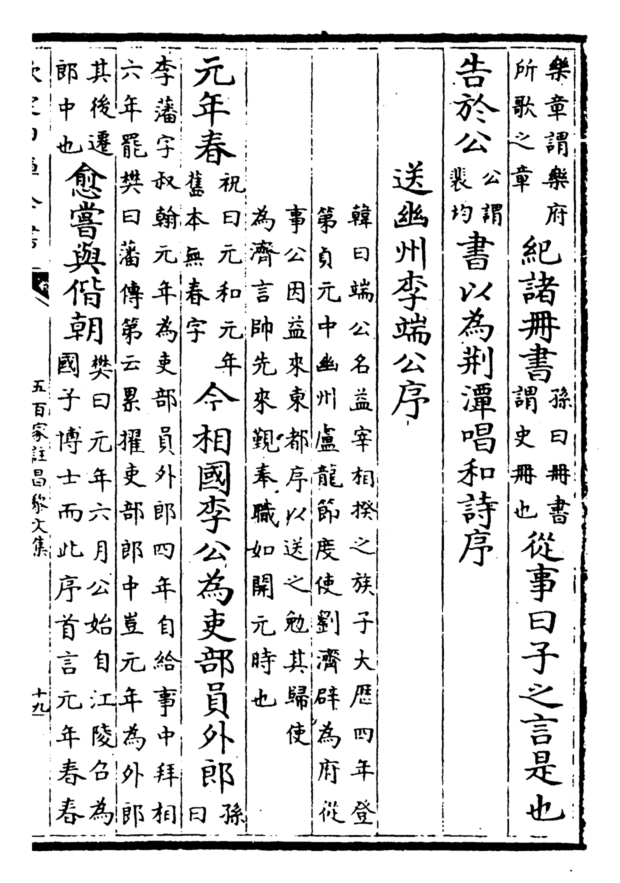
荆潭裴均楊憑唱和詩序

樊曰均字思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荆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荆即荆南潭即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一本作裴均非也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則知决非均矣

從事孫曰從事謂府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

集孫曰卒集謂觀至終篇也一無集字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一作者之語而愁思之聲要妙孫曰漢書中山靖王勝曰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注云幼一笑切眇音妙猶微也思息利切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樊曰歐陽文忠序宛陵詩集云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虫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窮人殆窮者而後工文忠此論蓋亦公之意云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令公一作

令僕射裴公開鎮蠻荊孫曰公謂裴均也詩蠢爾蠻荊蠻荊即謂荊南統郡惟九荊南管夔忠萬澧朗涪峽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孫曰孟子今滕壤地褊小壤地土地也○二或作三德刑之政並勤爵禄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韓曰說文抉排也一決切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音蜀屬而和之屬之欲切苟在編者在一作有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孫曰



紀諸冊書樂章謂樂府所歌之章孫曰冊書謂史冊也從事曰子之言是也

告於公公謂裴均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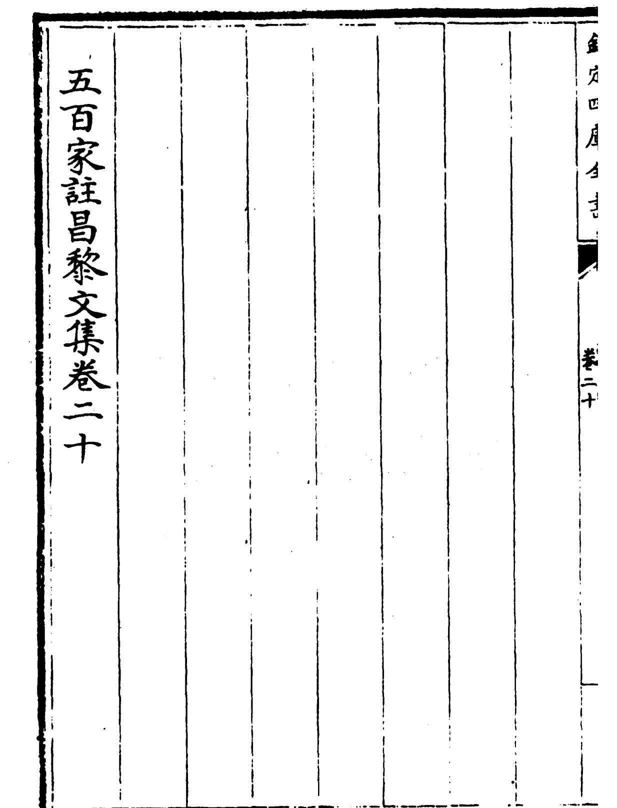
韓曰端公名益宰相揆之族子大歷四年登第貞元中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辟為府從事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勉其歸使為濟言帥先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春祝曰元和元年舊本無春字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孫曰李藩字叔翰元年為吏部員外郎四年自給事中拜相六年罷樊曰藩傳第云累擢吏部郎中豈元年為外郎其後遷郎中也愈嘗與偕朝樊曰元年六月公始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而此序首言元年春春

字必羨文也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孫曰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濟檢校司徒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孫曰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藩為告哀使故至幽州樊曰考之史温造嘗使濟矣李藩使濟獨見于此入其地迓勞之使累至累疊也一作里每進益恭孫曰藩行既進濟禮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帕首鞾袴握刀祝曰鞾鞋釋文云本胡服趙武靈王所服韓曰說文鞾鞮屬○鞾許加切帕莫轄切帕一作抹鞾或作靴左右雜佩孫曰雜佩謂左右皆有佩非一物也弓韔服祝曰韔弓衣詩言韔其弓孫曰服所以盛弓韔韔也○韔丑亮切一作韔一作張矢插房孫曰房所以盛矢俯立迎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其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孫曰將服謂將士之服及館又如是一作之卒不得辭上堂即客一無即字一無即客二字階坐必東嚮一作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孫曰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十二子相配孫曰十二子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樊曰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為之故云其後濟禪將譚忠亦說濟子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今兵騷騷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惟燕無一日勞後世子孫得無事乎為君憂之總上疏因

願奉朝請以盧龍軍八州歸于有司忠説總在元和十四年其所云數窮必合者豈用公語耶何其相似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帥所律切南下一本又有河字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孫曰李公即藩也朝夕左右謂為相必數數為上言數色角切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孫曰益父時官洛陽○一無東都二字東都之士大夫孫曰公時亦官洛陽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孫曰佐謂為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乎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

謹案卷十九第三頁後四行注命忠武等十六道
兵進討刋本缺忠字據唐書及通鑑補
第七頁後八行題注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刋本
相譌具貝澶譌澶相並據唐書改
第八頁前六行贊善十一郎注布肇犖早年章按
由氏諸子見世系表者曰早年布章附本傳者
曰布羣年而肇又見羣傳葢羣凡也犖獨無考
疑當為羣存異

第十頁前八行注尹下道避刋本下訛不據順宗

實録及東雅堂本改

第十九頁前七行題注出藩于鎮南刋本脫南字

按序文及考異鎮字或無南則必不可刪今增

第二十一頁前二行出藩于鎮注一無鎮字按考

異以齊映觀察江西在貞元七年是時只為江

西觀察使至咸通中始有鎮南之號故從閣本

無鎮字其義為長存異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公羊穀梁傳為小經刊本脱

穀梁二字據唐書選舉志增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題注此序同異當以石本為

正今文注其下按歐陽修集古跋盤谷序石本

貞元中刻以集較之小不同疑刻石誤足見石

本之不可信且洪樊兩石正自不同如方崧卿

於可濯可湘句謂洪氏石本或有磨滅者洪氏

則云字句甚明尤見所稱石本與凡引石本者

之好意尚奇耳至所注今文與考異及文章正宗頗合定係舊本當以為正而注石本其下存異

第二十三頁前七行用力於當世之為也注今本作之所為也按考異並諸本有所字方以石本刪去則此本又誤信方氏者也存異

第二十三頁後三行惟適所安注今本作之安按蜀本洪氏石本作所方崧卿以文苑文粹及樊

氏石本作之朱子謂兩石本不同足見石本之難信以理推之作之為是存異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可濯可湘注可湘一作可沿

按方崧卿云洪氏作湘者石本磨滅或以闇本意之故依古韻以沿為正乃洪氏則云石本可濯可湘字句甚明與磨滅之說已不同宜考異以為不足取也存異

第二十四頁前八行樂且無央注令本作殃按方

嵩卿以洪較石本作央又云樊只作殃洪樊兩石不同如此未知孰是考異云作殃于義為得

存異

卷二十第六頁前一行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行與處也注行一作出按作出固非即行字於檀弓本文亦贅考異及文章正宗並無之其義為長存異

第六頁後四行文暢喜文章刋本喜下衍為字按

下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又嘉浮屠

能喜文辭等句此即不當有為字據此及考異

文章正宗諸本刪

第六頁後八行得所得敘詩刋本脫下得字據考

異及文章正宗增

第七頁前四行文物事為之盛刋本事為訛禮樂

據文章正宗改

第七頁後八行孰為而孰傳之邪刋本脫下孰字

據考異及文章正宗增

第十一頁後二行氣之所窮刋本脫所字據考異增

第十二頁前五行其意一也刋本也訛同據東雅堂本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四頁前七行雖不有請刋本訛雖有不請據天德堂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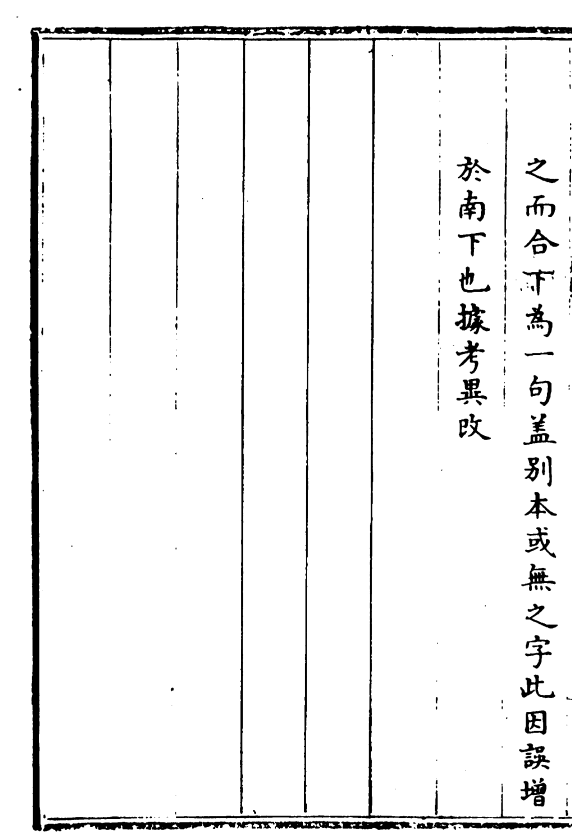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後三行則何不信之有按考異謂見謝校

真本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刪去不字一篇血脉始復貫通嘗以告方而不見信故考異特刪去而復詳其説存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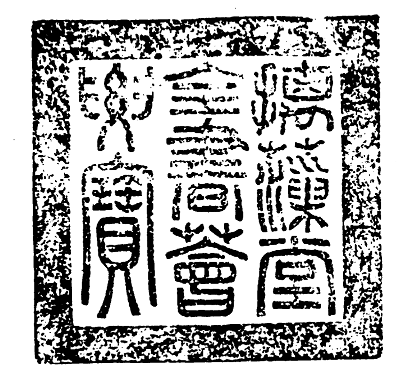
第十六頁後六行仲尼弟子列傳刋本訛孔子列傳據史記增改

第十七頁後二行知沿而不止刋本不下衍知字據東雅堂本刪

第十八頁後二行楊公領湖之南刋本之南訛南



之而合下爲一句蓋别本或無之字此因誤增於南下也據考異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　陳文樞

謄録監生　臣　厲世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一　宋　魏仲舉　編

序

送區册序

補注集有送區弘南歸詩說者謂册即弘也其說見於送弘南歸詩區音歐區治子之後舊本皆作區今本作歐弘誤矣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祝曰陽山縣名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劒戟康一作其舟上

下失勢破碎淪溺者舟下一有之字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韓曰篁竹甲也○一本云荒榛茅竹之間又一本篁字作叢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孫曰鳥言語如鳥獸也嚴曰後漢度尚傳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注鳥語謂聲似鳥也始至言說不相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實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為于偽切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樊曰貞元二十年公貶陽山令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拏舟而來祝曰拏牽也女加切又女書切升自賓階儀冠甚偉冠一作觀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

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孫曰莊子徐无鬼篇之文跫然行聲許恭切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一作邪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於一作乎與之翳嘉林翳隱也與上一有且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一作而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吉一作告歸覲其親覲一作拜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一作為嚴曰識音志

送張道士序并詩

樊曰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一作陽又作南一本又作嵩高之有道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跡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閒朝廷將治東方諸侯（嚴曰東方諸侯謂吳元濟也一无諸侯二字）貢賦之不如法者（孫曰元和九年閏八月淮南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為留後詔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等討之）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劒鋒白差差恨無

一尺棰祝曰棰杖也莊子一尺之棰。一本作箠又一云手恨無尺箠為國答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着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一作期寧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樊曰戰國策王孫賈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手取連環持孫曰持連環以示還意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

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漪一作伊既非
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
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厲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韓曰貫高寧僧傳云閑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名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霅川白紵書真草為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
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膠亂也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孫曰養叔養由基楚人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庖丁治牛補注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於此乎師曠治音聲孫曰曠字子野晉平公時人扁鵲治病孫曰扁鵲即秦越人晉昭公時人僚之於丸孫曰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秋之於奕孫曰孟子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秋其名也伯倫之於酒孫曰劉伶字伯倫晉人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補注嚌嘗也胾大臠也禮左殽右胾○嚌在詣切胾側吏切往時張旭善草書孫曰旭蘇州吳郡人樊曰新史張顛傳顛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以為神○一作喜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

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書下一有馬字）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樊曰顛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孫曰謂不可測其端倪也）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孫曰錙銖小兒六兩曰銖）精炎於中（精一作情）利欲鬬進

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歐本作繆）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補注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頽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正謂此一段立意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如通其術（閑下一有師字）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侑員外使回鶻序

韓曰元和十二年二月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因命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以太常博士殷侑副之侑陳郡人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及至回鶻責可汗無禮虜憚其言

○侑音又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一本無於字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孫曰謂小國不能自致因大國行得朝貢故曰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樊曰憲宗元和三年正月上此尊號悉治方內祝曰方內四方之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嚴曰肅宗之復兩京籍回鶻之師助

馬故言於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唐最親

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樊曰唐史所書事與此同惟史云八年而此云十二年史云還遷虞部自外郎而此云遷虞部員外郎以行不同耳當以此序為正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樊曰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為太子右庶子執盞言曰殷侯一作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嚴曰惘惘失志文紡切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洪曰持被入直當為句絕集注直謂直宿

三省見論語吾日三省吾身○三蘇晳反省息幷切持字宋景文公作襆字丁寧顧娉子

語剌剌不能休宋景文公云襆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娉子語剌剌不能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此等皆新語也祝曰剌剌語聲選風感剌剌二字並音盧達切韓曰當音七迹切前輩言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潘岳閑道詮云和嶠剌促不得休公語疑出此前一音非是今子

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巨源少尹序

集注巨源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長慶中為河中少尹按張籍有送楊少尹赴河中詩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蓋河中人也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孫曰疏廣字仲翁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元康二年上疏乞骸骨許之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泣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洪曰白樂

天贈楊秘書巨源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新有故情清句三朝誰是敵白頭四海半為兄注云楊嘗贈盧洛州詩云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由是知名樊曰因話録云張洪靜三世掌書命在台坐前代未有巨源贈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説家門又云巨源在元和中詩詠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工夫頗深以高文為諸生所宗公序所謂以能詩訓後進即此也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説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駟歐宋本作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

繼二疏蹤跡否（一無否字）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署以為其都少尹（孫曰丞相謂河中節度都即河中也○一無署字）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孫曰張籍亦有和裴司空酬蒲城楊少尹詩）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歸（歸上一有於字）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

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誡一作戒鄉一作家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此句一無其在字

送權秀才序

樊曰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樊曰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卞和之匱多美玉韓曰卞和楚人獻玉於武王刖左足又獻於文王刖右足至懷王時抱其璞哭於郊王使玉人攻之果得玉卓犖瓌怪之士怪一作奇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

隴西董公一無董字既平汴州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縣一作郡下同為軍司馬孫曰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為節度行軍司馬使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一作聲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補注舂容大兒禮曰待其舂容然後盡其聲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閱一作閒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一有者字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

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李正字歸湖南序

集注正字即仁鈞之子礎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爲秘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覲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一本或作送湖南李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鎮宣武平李逈之亂李生之尊父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孫曰礎父仁鈞知河陰院

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樊曰公年二十九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樊曰貞元十五年二月晉辛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孫曰仁鈞為人所告流愛州○日一作山一作嶺嚴曰驩州日南郡一本作山南非也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孫曰貞元十九年今愈以都官郎一作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府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一無亦此二字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

愈與河南司録周君獨存孫曰周君名君巢時為河南府司録參軍○一本君下有巢字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離十三年孫曰時元和六年嚴曰自貞元己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三年耳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礎別在戊寅歲乎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盛德盛一作成若李生温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一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饑寒聚而

館之疏遠畢至禄不足以為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止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為序云之一作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序

孫曰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黄州録事參軍退居於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補注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稱道耳○一本謀字作謨序作詩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韓曰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胤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求士於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孫曰嵩邙山名瀍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澗水書云卜澗水東是也後改名澗冬一裘夏一葛一有食字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一作免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一作辭勸之仕仕一作詞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後一作復若河決下流而東注一無而字一無下流而東注五字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熟一作夷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卜下一有兆字大夫曰先生

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孫曰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兵討之樊曰地理志鎮州恒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途歸一作師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一作主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

浴戒行李一作事嚴曰左氏傳僖三十年曰君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杜注行李使人又襄八年曰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行李行人也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孫曰上東門洛陽城門名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一無凡去就三字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一無敬字無昧於諂言惟先生聽生下一有是字

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幽一作圖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公詩見第四卷遣愈為之序云樊曰洪之河陽幕府之明年召為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公誌其墓

送温造處士赴河陽軍序

樊曰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孫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祝曰左氏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而馬羣遂空夫

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逐空其羣邪一無逐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留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懷材能深藏而不市者懷一作恃洛之北涯曰石生石生石洪其南涯曰溫生溫生即造嚴曰石洪字濬川溫造字簡輿二處士皆居洛陽北涯曰石生南涯曰溫生即贈盧仝詩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是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

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韓曰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孫曰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公為河南令）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

託重而恃力者唯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内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兹不能引去能下一有自字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懐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其一作具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樊曰造文宗朝終禮部尚書

送鄭權尚書序

〔孫曰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嶺南節度為大府〔孫曰嶺南節度使統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經略使號為五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孫曰屬著也左氏右屬櫜鞬櫜鞬即盛弓矢之器屬之六切〕帕首袴鞾〔帕莫轄切鞾許茄切〕迎于郊及既至大府帥〔一有先字〕入據館帥守屏〔祝曰屏猶牆也必郢切〕若將趨入

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至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咨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飄風一日（飄字一作颿颿字與帆同）踔數千里（祝曰踸踔疾行兒○勑角切又勑教切）漫瀾不見蹤跡（一無瀾字）控御失所依險阻結仇黨（一無仇字）機毒矢以待將吏（將一作仇）撞搪呼號（撞搪搪揆也上徒江切下音唐字）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爬蒲瓜切與杷同）

好則人怒則獸故常溥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雜而禽獮之孫曰周禮有雜氏掌殺草獮亦殺也祝曰秋田為獮周禮遂以獮田○雜音嶭又音雉獮息淺切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躭音耽祝曰自此以下皆東南海外流求毛人夷亶之州孫曰山海經海外有毛民之國名國郭璞云臨海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中洲島上吳孫權黃龍二年使人浮海求夷州亶州在海中所在絶遠卒不可至但得夷州數千人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孫曰林邑一曰環玉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一曰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一無潮字）蠻胡賈人船交海中（祝曰船大舟也李度風俗通云晉曰船音白○一作交舶其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嚴曰玳瑁如龜生南海大者如蘧篨背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作器則煑其鱗如泉毛）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孫曰長慶三年四月權為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孫曰

元和十一年七月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孫曰十三年四月權為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孫曰初權自河南尹帥山南東道為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孫曰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孫曰長慶元年權自河南尹入為工部侍郎二年十月遷本曹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孫曰權以家人數多僦入不足求為鎮守可謂貴而能貧樊曰左氏襄公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後亡為仁者不富之效也樊曰為仁不富語見孟子傳言權用度豪侈而此序乃云云豈公因以箴之耶及是命孫曰權至是除檢校右僕

射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樊曰傳云檢校僕射而序止云兼御史疑權兼御史以往而其後始進檢校僕射也

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公詩見第十卷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樊曰權終于嶺南。一本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約侍御歸所治序

孫曰約本名重華後改名約武陵人。一本題作韓重華

六年冬嚴曰即元和六年也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洪曰吾宗玉父云以文考之當是元和六年振武今麟州路也唐志無所考按唐曹璠所撰國鏡云振武所管麟勝二州五縣

勝今府州也又云河東水陸運使所管營田三千三百頃一年般胡落池鹽一萬二千石博糴米二萬四千石充振武軍粮孫曰振武在單于東都護府城内公卿庭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孫曰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饑時薛謇為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謇也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糴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

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有羸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祝曰堡障小城也後漢注分築烽候堡壁稍興○堡音保）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嚴曰今化外雲中郡大同軍節度）界極於中受降城（孫曰東中北三受降城皆在豐州景雲三年朔方軍摠管張仁愿所築）出入河山之際（一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

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一字）大臣方持其議（孫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志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見耗虛

一無見虛二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懐奇見而不得設施也見一作死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為序

送鄭涵校理序并詩

補注涵宰相餘慶之子貞元十年第進士餘慶時為東都留守涵求告來寧及行公送之以序詩云○涵後更名澣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别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孫曰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宰相張說為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而能文學者而一作士茍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

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授校理孫曰元和五年涵以長安尉為校理○一本授作為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詞者如是而選在公卿大夫家選之子弟一本選在作在選選之無選字其勸耳矣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樊曰元和元年七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時為博士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樊曰是年十一月餘慶為河南尹公分教東都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樊曰三年六月餘慶為東都留守公為都官員外郎分司○一作於居守三

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嚴曰炙之石切孟子云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巳而務博施以巳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祝曰慊恨也續洪志慊慊若不足○慊音歉　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嚴曰涵以元和四年為校理五年寧親東都時　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樊餘慶為東都留守

左氏傳成王定鼎於郟鄏杜預注云今河南志城南三門正南曰定鼎門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詩曰得洛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孫曰書分正東郊成周又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祿閣孫曰天祿歌名漢時有貢此獸者因以名閣以藏秘書嚴曰西漢未央宮有天祿閣以藏秘書楊雄校書天祿閣是也壽觴嘉節過歸騎春衫薄衫一作袍烏哢正交加祝曰哢烏聲選哢吭清渠○哢音弄楊花共紛泊交親誰不羨交親一作親交去去翔寥廓

開州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孫曰韋侍講處厚字德載元和十一年九月自考工郎中以罪貶開州刺史開州有盛山州名盛山郡詩附序後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之一作以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詞章可謂儒者也一無也字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

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補注說文霤屋水流也力救切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氷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詠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洪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開州盛山郡義寧三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通川郡之萬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朐䏰樊曰朐䏰前漢志作朐忍巴東郡縣名也顏師古注朐音劬後漢注

音蝨閏其地下濕多朐䏰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劉禹錫嘉話則云夔州地名音屈忍蚯蚓也土多此蟲常至夜江畔出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狀屈忍按集韻諸音皆通惟屈音不收集韻又云朐䏰在漢中俗作朐非是公此云出於巴東以屬朐䏰則前漢志及後漢注為得之

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 樊曰序止見六人與處厚為七令作十人疑字誤也 及此年 一無及字一作明年 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名處厚 孫曰元和十五年三月處厚以侍講學士講詩關雎書洪範于太液亭長慶二年四月為中書舍人 和者 一作為和詩者 通州元司馬名稹為宰相 孫曰元和十年三月稹為通州司馬長慶二年二月同平章事 洋州 嚴洋州本漢成固縣秦為漢中郡魏置洋州今為洋川郡 許使君名康佐為京兆忠

州白使君居易為中書舍人孫曰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為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十二月為中書舍人李使君景儉為諫議大夫孫曰景儉字寛中元和中為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八月為諫議大夫不言某州使君者逮上忠州文也樊曰景儉時為楚州疑有脫誤黔府嚴中丞武為秘書監孫曰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謩為黔中觀察使長慶元年入為秘書卒此言名武誤○一作秘書少監温司馬造為起居舍人樊曰温造時為武陵司馬令諸本皆亡州名亦疑脫誤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别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盛山十二詩

韋處厚

宿雲亭

雨合飛危砌天開卷曉牕齊平聯郭柳帶繞抱城江

隱月岫

初映鈎如線終銜鏡似鈎遠澄秋水色高倚曉河流

茶嶺

顧渚吳商絕蒙山蜀信稀千叢因此始含露紫英肥

梅溪

夾岸凝輕素交枝漾淺淪味調方薦實臘近又先春

流杯渠

激曲縈飛箭浮溝泛滿巵將來山太守莫向習家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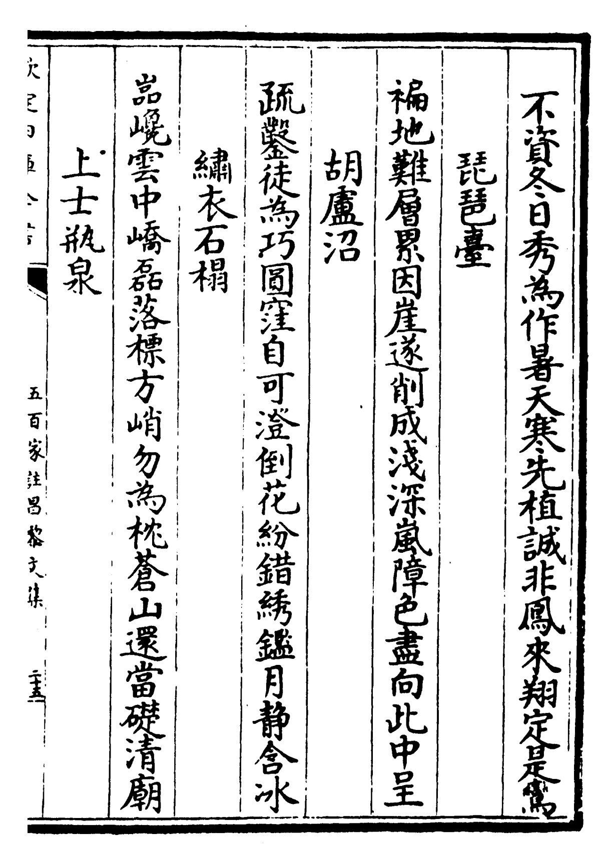
盤石磴

繚繞緣雲上璘玢甃玉聮高高曾幾折極目瞰秋鳶

桃塢

噴日舒紅景通流茂緑陰終期王母摘不羡武陵深

竹巖



不資冬日秀為作暑天寒先植誠非鳳來翔定是鷰

琵琶臺

褊地難層累因崖遂削成淺深嵐障色盡向此中呈

胡盧沼

疏鑿徒為巧圓窪自可澄倒花紛錯繡鑑月靜含冰

繍衣石榻

嵒巉雲中嶠磊落標方峭勿為枕蒼山還當礎清廟

上士瓶泉

綆汲豈無井顛崖貴非浚顥灑塵埃餘一雨根莖潤

石鼎聯句詩序

補注吳安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所謂彌明即愈侯喜師服皆其弟子故云茗溪漁隱曰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掎摭糞壤間孟郊苦思則曰腸肚鎮煎熠樊宗師詩流則曰辭慳義卓闊止於是矣不應譏誚輕薄如是之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云云此豈亦退之自謂邪按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或者又以為斥時相詩意似不在是諸本所錄互有不同張文潛所校本與諸本尤異今悉箋于下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嚴曰或謂無是人退之寓言蓋自謂也又謂彌明即賈島其說皆非述仙傳又載彌明雖用退之之語然意其必有是人也小說韓吏部序石鼎聯句其事頗怪而彌明之詞警絶遠甚以謂非神即仙非人所能到孫漢公云皆退之之語以其辭為剌譏慮為人所訾其傳不久故假以神其事也自衡山來蔡作自衡岳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文讜本作知劉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祝曰揚雄蜀記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前漢陸賈傳尉佗魋結箕踞注魋音椎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韓曰唐子西云結古髻

字退之序是長頸高結為句斷介甫本蔡本並無高字蔡本又無下句喉中句張本亦無中字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侄見衡湘間人說云張有某字年九十餘矣張無矣字解捕逐鬼物解字張本作能拘囚蛟螭虎豹拘囚張本作魍魎字不知實能否也張本實上有其字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張蔡無說字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即一作既次傳於喜張本作侯下喜字亦作侯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祝曰啞笑聲易笑言啞啞○啞烏格反子詩如是

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傍北牆坐傍一作倚 一無生字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樊曰孔武仲雜說按真誥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來降楊君問以所書答云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光明之章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鳥篆之迹為順於梵書今三元八會之書皇上太極高真誥仙之所用也雲篆明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所用也季世壞真從易弃本領之文迹畫淫亂之下字彌明之所謂世俗者豈此類歟弟子為我書吾句張蔡本無吾句二字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嚴曰上奇崗下昌尹切不仲兒南都賦芝房菌蠢生其限豕腹漲彭亨祝曰彭亨大腹也如字張本漲作脹初不似經意不似張作似非詩旨有似譏喜詩介甫作恩字二子相顧慙駭子張作人字欲以多

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思一作吟）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而書）將下復止竟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張作劉進士把筆則又高吟其詩云云蔡本與張同）其不用意益切奇出（張作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顏脫含譏諷（孫曰史記錐處囊中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張蔡本下又有夜益三更一句）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人也（一云非世人也張作非世人能出也）某等伏矣（補注東坡詩云莫作狂道

士氣壓劉師服謂此也○張本無等矣二字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更張作再道士奮然然一作翳張蔡作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張無來字吾與汝就之一無此句即又唱出四十字張無即字出一作書為八句書既止即讀蔡無止即字張作訖使字又連下句讀字作之字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一無不字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子皆不足與語子諸本並作此字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一作矣張作之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聞者聞一作能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亦字上張

本有子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一無皆字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注見上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張本自何書下但有寂然字無所餘十一字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牆睡祭作道士寂然倚牆而睡鼻息如雷鳴一無息字二子怛然失色祝曰怛悲慘兒當割切不敢喘喘上張有少字斯須曙鼓鼕鼕祝曰鼕鼕鼓聲音彤字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張祭作已出張復有驚字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張無即字童作僮字奴曰張作僮奴曰天且明道士

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之張無到門字一無之字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惋烏貫切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一無能字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劉師服　侯喜　軒轅彌明

巧匠斵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一作害卷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漲一作脹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一作安自足遭焚

意彌貞 喜 誇當鼎鼐閒 孫曰鼐鼎之絶大者詩鼎鼐及鼒 妄使水火爭 彌明 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 師服 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 喜 秋瓜未落蔕凍芋強抽萌 彌明 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 師服 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 喜 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 彌明 睆睆無刃迹 祝曰莊子睆睆然在纆徽之中注窮視皃華綰切○一作晚晚蔡作宛宛 團團類天成 師服 遥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 喜 旁有雙耳穿 雙一作隻 上為孤髻撑 師服洪曰一作彌明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 師服舊注鐺鋃鐺也

音當孫曰鎗與鎗同初耕切蔡本似作鶬可惜寒食毬擲此旁路坑喜旁王作過何當出灰灺祝曰說文灺燭燼也徐也切○按蔡本灺字當作時字無計離

鉼罌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挈師服豈能責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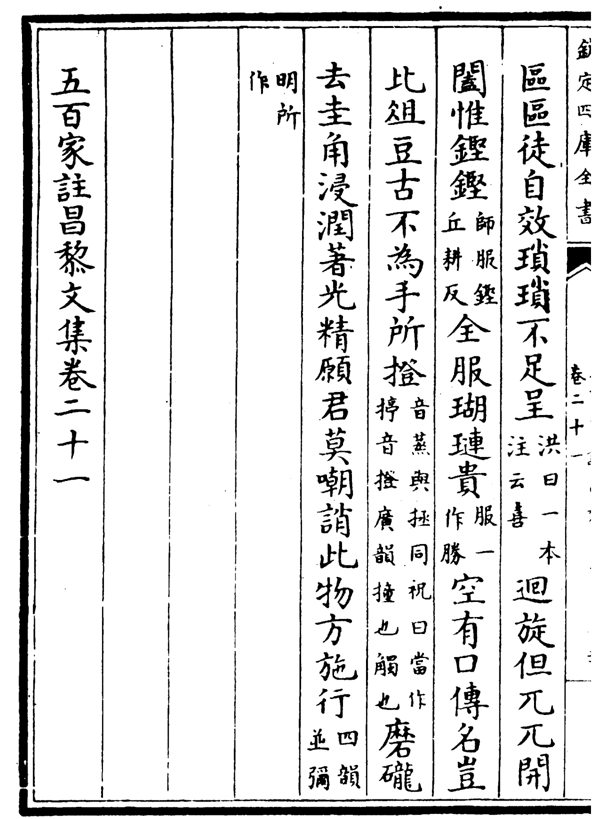
藥但未汙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

爾堅重性爾一作示重一作貞不合升合成師服不合一作不過成又作盛傍

似廢轂仰傍一作仍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

蠅鳴彌明以茲飜溢愆一作[illegible]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

顧盼地敢有漏泄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



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洪曰一本注云喜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鏗丘耕反全服瑚璉貴服一作勝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撜音蒸與拯同祝曰當作撜音撜廣韻撞也觸也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所作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一